

流年记

## 跟树做朋友

牟民

小时候,跟许多孩子一样,我最怕在黑夜里独自走路。四处影幢幢,如有人跟来,脚步声响在身后,立马屏住呼吸,疾步快走,真想长一双翅膀,飞到有灯光的家里。可偏偏脚步不稳,一个跟头摔到地上,忽然瞄到旁边矗立的物体,成排奔我而来。心头一紧,待慌忙起身,才看清那是杨树、柳树、槐树。这些天天跟我玩耍的朋友,咋就成了吓唬我的鬼影子呢?

白天再路过,路边高大挺直的白杨树,护卫着我,心里自然一片喜悦。它们似朋友,似兄长,哗哗啦啦地陪伴我走路,我自然走得兴致勃勃。村里有一习俗,孩子不健康,会拜大树做干爹,大树会保护孩子。看来,不是树的问题,是自己吓唬自己。父亲曾跟我说,树是咱们的朋友,不管白天黑夜,它都会护着你。

父亲喜欢跟树交朋友,似韩信带兵,多多益善。他任护林员时,能把方圆几十里的树装在心里,哪儿少一棵,他赶紧补栽上;哪棵树病了,他抹药调理。有人想偷偷砍树,见父亲在南边,就在北边暗暗下手,斧头还没落下,就听到父亲在身后大喝:“住手,我看见你了;再动手,就要罚款了。”偷伐者惊异地问:“老军人,刚才你不是在南边吗,咋就飞到北边了?”

父亲耸耸肩,甩动右手,他左胳膊伤残,只能僵硬地做个陪衬。“你呀,不知我行军练就飞毛腿。千万不要跟我玩捉迷藏,我侦察兵出身。”

他摸摸差一点遭到伤害的那棵白杨树,对偷伐者说:“看,它在感谢你呢。我这朋友比你懂事,以后别动我朋友。你若再动,它们会跟我悄悄话,记住你的名字。”

某一天,我跟着父亲满山巡视,捡拾蘑菇。他不用费劲,走一条沟篮子便装满了。父亲有些神秘地说:“我捡蘑菇,树会告诉我哪儿有,哪儿没有。每棵树各有特点,你摸摸它们的身子,有的热乎,有的温乎,有的冰凉。你记住了,没事多到山里走走,醒脑明目。你要跟树学习,只要扎根大地,就腰板挺直,风吹雨打,硬朗向上。”

父亲善植树,他说,多栽一棵树,就多几个朋友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他承包了十三亩地,大小九片。每片地头都栽上了白杨树,几年后白杨树参天。村人笑话父亲,树在地边遮阳,根扎地里,吸收庄稼水分。父亲不以为然,他说:“白杨树根系不庞大,即便有树根伸进地里,那也在三尺以下。”有一年,刮小台风,我家地里的苞米倒伏很少,就是因为地头那排白杨树,减弱了台风的肆虐。村人见此,向父亲伸出大拇指,到底是老庄稼把式。

树站地边,人在地中,挥汗播种、管理、收藏。哗啦哗啦响的树叶,意在提醒,歇歇吧,抽烟刮锄不磨工。父亲抹一把汗水,走到地头,坐在堤堰上。艳阳高照,一片荫凉罩住了冒汗的身子。一阵微风吹拂,不觉间,浑身爽快。邻近的村人也会凑过来,跟父亲对火,抽袋烟,聊一会儿天。

后来有买树的老客,常来村子转悠,看好父亲那些一搂粗的白杨树。父亲说:“不卖。有树有地,那才叫庄稼。”买树的老客惊讶地看着父亲,种树伐树,伐树卖钱,不晓得这老头咋就不懂种树经呢?

父亲耸耸肩说:“树也有命,你栽了它,就要让它活到老。半路杀了,这是对不住它!”

“噢,这老头把树当人看。”老客不再答言,再说也没用。树不见老,可人渐渐地腰弯了。父亲迈入耄耋之年,跟村人声明:“谁种地,我可以无偿地给他。”

经过几十年的变迁,村民以果业为生。父亲的几十亩丰产田,竟无人问津。父亲说:“不喜欢地,也不喜欢白杨树吗?白杨树可以白给,只要看着它们不倒下就行。”终于有几家接手了父亲的土地。第二年,家家都栽上了新品种苹果树,那些白杨树有了苹果树做朋友。

父亲早有准备,在房子西边的菜园边栽了三棵梧桐树、两棵银杏树。

双腿患有关节炎的父亲很少上山,也不愿再到山里去。曾经的山林,他的许多老朋友不见了。如今,退耕还林,有了新朋友,他却走不动了。好在,还有五个朋友在眼前,房子西边的五棵树,高过房顶。父亲每天拄着拐站在树下,早上摸摸树身上的晨露,仰望树头,与树静静地对视;傍晚,再抚摸树上映照的夕阳红,围着树转几圈。父亲经常这样坐在树下的一块石头上,抽一袋烟,半个小时后起身,再与树对视一番,往回走。

等不能出门时,父亲会跟我们说起房子西边的树:“发芽了,长叶了!”

那五棵树笔直地矗立着,在满树一片浓绿时,父亲走了。晚秋时,有两棵梧桐树无缘无故地枯了头。第二年,梧桐树再次发芽。至今,仍旺盛地立在房子西边。

## 山村春来早

魏青梅

未做完的美梦被叽叽喳喳的鸟鸣弄得七零八落,恼怒地用被子蒙住头,试图把破碎了的梦拼凑完整。噢,不是做梦?果真是鸟儿们回来了?

我睡意全消,急忙拉开窗帘。院子里茂密的竹林披着一身晨雾,竹枝摇动,鸟鸣不绝,偶有三两个黑影追逐着扑棱棱一跃而过,像调皮的孩童嬉戏打闹。它们是昨夜踏着月色悄悄归来的吗?竟未听到一丝动静。

院子里这片竹林是鸟儿的家园,它们和谐相处了几十年,鸟儿一年四季保持着早出晚归的作息规律。直到去年冬天那场罕见的接连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雪,鸟儿们才无奈地举家逃离。整个漫长的寒冬,晨起不闻其鸣,黄昏不见归巢。无数个寂寞寒冷的日夜,我仰望静悄悄的竹林,期盼鸟儿们早点回家。冬去春来,竹下的雪慢慢地融化,鸟儿嗅到了春天的气息,终于呼亲唤友相携而归。我总是固执地认为,山村的春天比别处来得更早些,因为有鸟儿第一时间把春的信笺衔来人间。

晨雾如纱,轻拂房舍与树梢。黑漆木门吱呀呀一开,悠然见南山。春风吹过万物醒,泥土的芬芳伴着草木的清香扑面而来,是山村清晨特有的气息,熟悉而亲切。

春风拂过南山坡,枯黄的荒草中,点点青绿隐约可见,那是萌芽也是希望。它们正拼命地挣脱枯叶的羁绊,向着天空的方向努力伸展,用不了几日,便是满眼苍翠。杏树、桃树紧锣密鼓准备着花事,枝头涨红的芽苞像赌气的小丫头,人们装作看不见,故意不去理会,耐心地等着它们再也绷不住破涕而笑的那个清晨。柳条儿最擅长隐身术,远远地看去已有淡淡的鹅黄,仔细瞅瞅却仍是枯枝一条。若是几天不注意,再见时,就有串串绿融融的柳芽儿冒出来,朝你挤眉弄眼。

初春的早晨,最动听的是啄木鸟有节奏的啄木声,空洞而悠远。我曾于家门前听过无数次,那声音如在耳畔,又似乎很遥远,像是从童话故事里传来的。因为从未谋面,它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。勤劳智慧的鸟儿永远有虫吃,听力敏锐的啄木鸟不愧是树木医生,懂得中医的“望闻问切”。首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看准了受病虫害的树,用击树听音的方法进一步确诊,然后紧贴树干细听虫子蠕动的声音,准确锁定其藏匿的位置,快速啄一小洞。忽见天日的虫子尚未来得及思考,就被啄木鸟灵活的舌头卷出来吃掉了,同时吐出黏液将虫卵一网打尽。更有趣的是,啄木鸟懂兵法:若虫子藏的地方不易触及,它会采用“声东击西”之计,一边敲击,一边迅速贴到洞口守株待兔,待虫子仓皇逃出时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果断拿下。啄木鸟很自律且医德高尚,在一棵树上的虫子被彻底消灭之前,绝不会弃之而去。门前河边绿树成荫的美景,少不了啄木鸟的功劳。

俗话说:“五九六九沿河看柳,七九河开八九雁来。”进入隆冬后一圈圈消瘦下去的小河,到现在依然不见丰盈。如今已过了河开的期限,河面上的冰仍旧绷着一张面无表情的冷脸。细听,冰层下有暗流涌动。丢一块石头砸过去,薄冰顷刻之间炸裂,汩汩的流水欢叫着涌上来,冰层旋即被水淹没,紧接着随波逐流了。我幡然醒悟,莫不是中了冰设下的圈套?它是故意在冬的余寒里蛰伏,只等这块砸开春水的石头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邻居三嫂在河边菜园里剁白菜。圈里的鸡们闻声而动,扇动着翅膀欢呼跳跃,肥胖的身体一下接一下撞击铁丝网。其实,饭菜一会儿就端过去了,它们也知道不必着急。只是,无论人畜,生活中或多或少都需要点仪式感。鸡们高涨的情绪成功地鼓励了三嫂,剁菜声紧凑起来,她头也不抬地朝鸡圈呵斥一声,那是故作生气的温柔。

炊烟袅袅,山村弥漫着灶膛烧柴的柴火香,这样的炊烟、这样的味道在城市里是没有的。谁家豆腐炖虾酱,谁家干炸小咸鱼,谁家鸡蛋炒春韭,谁家蘑菇炖小鸡……各种浓浓的饭菜香与柴火香拉着手,无拘无束地走街串巷,把烟火人间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不是说“人间烟火气,最抚凡人心”吗?的确,沐浴着微凉向暖的早春晨晖,欣赏着轻松舒缓的山村晨曲,那些从城市里带回来的浮躁顿然消逝,唯有惬意与舒心。

“青山忽已曙,鸟雀绕舍鸣。”竹林里的鸟儿唱响春天的序曲。此刻,光阴安暖,素心坦然。我手握一缕春风,站在家乡的晨曦里,静待春暖花开。

诗歌港

## 植树(外一首)

蔡同伟

三月,大地已经苏醒  
三月,春意悄然萌动  
三月,正是植树造林好时节  
山野中人潮涌动

栽下一棵棵柳  
植下一片片松  
浇上小小心愿  
培上浓浓深情

为山岭打造绿色阵营  
为动物构建欢乐仙境  
让林涛加入和谐交响  
让神州繁茂生态文明

## 柳笛

柳树上剪下一截三月  
脱颖而出—管柳笛  
吹起脆脆亮亮的音韵  
吹响悠悠扬扬的旋律

柳笛声声  
宣泄着郁闷、欢喜  
倾吐着乡情、乡愁  
唤起童年记忆

声声柳笛  
响彻于山地  
荡漾在河堤  
生动了明媚的节气

## 三月歌韵

刘吉训

三月的杨柳风  
拉开绚丽的幕布  
三月的桃花是风情的歌星  
绽开红润的芳唇  
浅唱枝头

三月缄默的种子  
咬破褐色的相思  
献给山野一支明媚的绿色摇滚  
三月的微雨中  
南归的紫燕  
轻剪浪漫的歌词

独步山野伴着春的韵律  
飘洒一路翠嫩的音符  
乡土歌星们登台  
一色的民谣俚曲  
一色的通俗唱法  
莫负春光  
是三月平凡的歌手

## 列检员

邓兆文

这是凌晨四点  
小鸟还未起床  
两条铁轨长腿又伸了伸  
旷野寂静  
此刻,汽笛声由远而近  
小站并未慌张  
昨晚,他半夜未眠  
把这里的每一个细节  
又倒叙了一遍  
直到连一个标点符号  
都准确无误  
才放心地离开  
现在,他擎着一盏信号灯  
立在列车的拐角处  
像一座灯塔